

女诗人翟永明的“女性观”

它是焦虑的、纷扰的、多元的，也是优美的、冷峻的、真实的。它也许无用，但对于还在乎诗的人们来说，它是一份慰藉。

□ 特约记者 | 张 英

“白 夜”酒吧，诗人翟永明经营了20多年。而2022年7月3日晚，成都窄巷子32号，有14年历史的白夜·宽窄店迎来了闭店前的最后一夜。

成都文化圈对这个文化地标发起了一次集体告别。全场满座。自疫情以来，这里还是第一次这么热闹。这晚，建筑师刘家琨喝起了酒，艺术家何多苓重逢了几十年未见的老友，翟永明被粉丝拉着合了很多次影。告别的氛围平和，又带着一些肃穆。这个翟永明亲手打造的成都文化地标沦陷了，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。

幸而“白夜”并没有消失，玉林路上的老白夜和位于芳华街的白夜花神诗空间，在成都的老社区重新启动。不过，翟永明也在面对新的烦恼：市场能否容下“白夜”？谁会愿意承担诗歌与梦想的成本？

这几年翟永明的焦虑、生活与写作，都浓缩在了她的《全沉浸末日脚本》里。这本诗集写到了疫情，更写到了路由器、太空垃圾、奇点……它是焦虑的、纷扰的、多元的，也是优美的、冷峻的、真实的。它也许无用，但对于还在乎诗的人



纪录片《白夜往事》回望了成都白夜酒吧开业后二十年的历程——从乌托邦世界到现实的经营，从一群诗人艺术家的壮年到年过半百。